竹林的故事

林鸿岩山头人)

₩ | 阡陌岁月

车子在古鄣东路行驶,导航冷 不丁提示向右转弯,我就一头扎进 了竹林的怀抱。

这是非常整洁的村道,依着溪 流往南,蜿蜒通向莫干山区。我忍不 住打开车窗,热浪扑面而来,微微带 点竹林的气息。导航定位是"赤渔 村",沿途满目葱茏,群山的轮廓愈 发分明,可是直到车子停下,我还是

没想起来该往哪儿走。 我走进小店,打听一个叫"周贤 勤"的人,店主摇了摇头。我补充了 一句,他以前是台州黄岩过来的。店 主说村里很多黄岩来的,但是姓周 的没有这个名。我又走进一户人家, 老大爷想了半天说:"你是'上八府 来的亲戚吧,是不是找福济?"我连 忙说是。老大爷领我到屋后,指着一 根电线杆说:"那就是福济的家,他 早就不在了,他老婆也不在了。"

走到电线杆底下,穿过枝繁叶 茂的栗树、汩汩流淌的溪流,就看见 一幢两层半的小楼。顷刻间,尘封18 年的记忆终于苏醒了。

我恍然大悟,"贤勤"是他墓碑 上的名字。在这里,所有人都叫他 "福济"。

福济坐在路廊下面,雨水顺着 鼻梁往下滴。随身铺盖靠在墙角,他 小心翼翼地拆开看,幸好,母亲做的 衣服鞋子没有淋湿。

福济18岁了,这是第一次离家 远行。同行的大都是周姓本家,他们 准备去安吉割篱梢,当地叫"打毛 料",就是把竹子的顶梢钩断,再一 捆捆扎成扫把。

安吉在哪儿?没人说得出来。 全浙十一府,人们只知杭嘉湖叫 "下三府",余下统称"上八府"。明 明杭嘉湖在北,为什么叫"下三 府"?也没人说得出来。人们只知道 那里有田地、有竹山,只要手脚勤 快就能混口饭吃。

福济老家在台州黄岩上垟乡, 世代生活在一个叫石牛栏的山坳 里。石牛栏的土层很薄,稍微挖深一 点就会碰到石头,所以不适合种水 稻,山里人在犄角旮旯刨个坑,种点 番薯土豆,就是活命的口粮了。

福济家有兄妹七个,靠番薯土 豆养活不了一家人。大哥年长,是最 重要的劳力,幼弟还小,福济是次 男。"三年困难"之后,村里很多人外 出讨生活,福济也跟出去了。

到安吉将近400公里,还没有一 条像样的公路。他们在清幽的山岭 间穿行,安静得像一群骡马。福济紧 紧地跟着,丝毫不敢掉队

走到新昌地界,路逐渐开阔起 来。福济把母亲做的新衣新鞋藏进 铺盖里,一路挑着,有石子路就穿草 鞋,有平路就赤脚走,就这么走到了 安吉。

福济很能吃苦,他安顿下来,把 其中一个妹妹禾香也接到安吉。他 们在一个叫尺五的地方住下来,一 住就是一辈子。

Ξ

禾香嫁得早,很快有了孩子。福 济呢,靠赤手空拳攒钱盖起了三间 九架屋,却把婚事耽搁了,快到50岁 才讨老婆,对方带了一个孩子,小名 "阿六"

在老家,福济和禾香最为疼爱 的幼弟,名叫福妹。1958年,福妹到 公社应征入伍。临行前,母亲给他做 了一件对襟夹袄。离家千里,福妹到 哪儿都带着这件夹袄。在部队,他的 "文化"越来越高,自学一手好字,也 学会了写信。他的信寄到黄岩老家, 也寄到了安吉的竹林。

1965年,福妹从部队复员,分配 到平田公社。有了固定的地址,他就 经常趴在公社的桌案上写信。尺五 后来改名赤渔,信件有时被动辄封 山的大雪阻隔,有时被误送到一个 叫赤坞的地方,但最终都寄到了亲 人手中。

清冷的竹林里,这些信件总在 禾香心里燃起一团火苗。禾香不识 字,她抚摸着上面靛蓝的字迹,等到 孩子们放学念给她听。信里有时会 夹点钱、几张照片,有时也无非写一 些琐事。可当孩子们展开信纸,漫不 经心地念出一声"姐""阿姐"时,禾 香的眼泪就再也收不住,扑簌簌地 流下来了。

弟弟的信字迹洒脱,文笔流畅, 有时还会用上几句成语,把禾香的 心带回黄岩老家了。等孩子们念完, 禾香才回过神来,让他们再念一遍。

兀

我第一次见到福济与禾香,大 约是1994年。那时我舅舅结婚,外公 家全是人客,其中有一批"下三府" 的人客是提前一个月到的。那一年, 山上的橘子好像听懂人话,拼了命

地结果子。外公特意把最好的橘子 留在树上,就是等着他们来。我还记 得,屋里买了红彤彤的沙发,簇新的 骨牌凳摆上茶盘,滚烫的红糖茶、茶 叶茶正冒着热气。我六七岁,正是不 知羞耻的年纪,一会儿从这张床跳 到那张床,一会儿拿起话筒唱《星星 点灯》,人们围坐在一起,笑得前俯 后仰。福济与禾香也坐在人群中间, 我依稀觉得,他们微笑的神态跟我 外公很像。

福妹就是我的外公。福济与禾 香,分别是我的伯公与姑婆。

那一个月,他们跟外公形影不 离,我听到他们一遍遍喊着"阿弟" "阿弟",却已经不是黄岩口音了。他 们要走了,我紧紧抓住姑婆不放,周 围的人都笑了。姑婆转过身对我说, "下通来""下通来"。他们回到安吉, 带了好多好多橘子,左邻右舍都赞不 绝口,都说"你们黄岩蜜橘真好吃"。

伯公没有亲生儿女,对"阿六" 视如己出。1997年"阿六"结婚,外 公外婆也去安吉住了近一个月。这 大概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他一 遍遍地喊着"阿哥""阿姐",沉浸在 骨肉重逢的喜悦中,喝了很多酒。 回到黄岩,他突发脑出血猝然离 世,一句话也没留下。一夜之间,我 看见家里的春联换成了挽联,看见 "下三府"的人客又来了,伯公和姑 婆捶胸顿足,一遍遍号泣着,"阿 弟""阿弟"……

五

2006年我高考结束,准备去杭 州玩,妈妈提议我去看看伯公。7月 19日,我坐 K637 路到杭州北站,买 了一张去安吉的车票。我那时19岁, 一路听着水木年华的歌,浑然忘记 事先打个电话。碰巧遇到一个黄岩 人,正好也去赤渔。我就跟着他,来 到了赤渔。

伯公家是两层半的小楼,堂前 有耶和华画像,桌上放着凉茶,屋后 是一整片像翡翠一样、绿得发黑的 竹林。左邻右舍听说"上八府"亲戚 来,都过来看我。我尚不知道,早在 我外公去世前,我的姑婆就已确诊 癌症,外公走后,她在思念和病痛中 受尽折磨,没过几年也走了。

伯公妻子是十分慈爱的人,但 不大会做饭,所以我的饭菜大都是 伯公做的。我在院子里看书时、伸懒 腰时、和小狗玩闹时,伯公就坐在台 阶上,手里编着竹条,静静地看着我 笑。他70多岁了,语言不通时,我们

就靠手势交流。我说如果外公在世 该如何,他没有接话。我说自己马上 要在学校入党,给他看我的手机,他 又抬起头笑了。我找到一个拍摄角 度,让他坐下来拍照。暮色四合,伯 公正襟危坐,围墙、房顶、竹林,都披

拍完照,他放下活计,走进了做 饭的小屋。不一会儿,灶膛亮起火光, 房顶升起了炊烟。那炊烟像丝带一 样,巧妙地钻进竹林里,隐没不见了。

我住了十几天,有时跟伯公逛 集市、挖笋,有时在家看《巴黎恋 人》、玩蜘蛛纸牌。我爱睡懒觉,电饭 煲里的早饭每天都变着花样,有时 是包子油饼,有时还有米糕。村里没 有早餐店,最近的集市坐车也要半 小时,我那时也没细想它们怎么来 的,拿起就吃。离开时,伯公把我送 上车,我又听到了那一句,"下通来' "下通来"

上大二时,手机被偷了,连同安 吉的记忆也被一并删除。家里接到 电话,说伯公生了重病,我们就从路 桥坐车过去。年关将近,赤渔下了大 雪,盖两层被子还是直打哆嗦

半夜里,年糕的香味从厨房飘 出来了,飘进我们的鼻子里来了。这 是混合粳米和糯米压制的年糕,特 别软糯。我和表弟们蘸着糖吃,就着 汤吃,大快朵颐。大病初愈的伯公握 着茶杯,一直看着我们笑。返程时, 我也学安吉话对他说,"下通来""下 通来"

伯公的病还是越来越重,终于 到了无法起身的地步。他一次次地 央求"阿六",想再见见老家的人。那 次是舅舅们前去探望,据说伯公很 高兴,说"就算死也心甘了"。不久他 就去世了,舅舅们又去了一趟安吉。 那时我在大学寝室里读《呼兰河

在我听来,这是世间最寂寞的

(根据走访及口述资料整理,为 尊者讳,人物均用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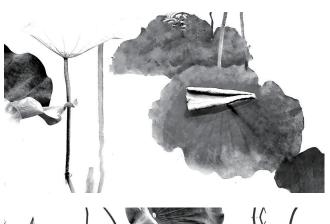
上了一层淡淡的云霞。

六

传》,泪如雨下。

今年是我第三次来到伯公家, 听说他的妻子也是死后许久才被发 现的。人去楼空,大门紧锁,我只能 站在栗树下面,透过栅栏张望,院子 还在,台阶还在,小楼和小屋还在。 时过境迁,这里竟成了凭吊之地。

竹子已经长很高了,竹梢仍 在。它们被来回吹打着,窸窸窣窣 地低语





荷塘墨韵

孙 敏 摄

夏日,是赏荷的季节。古人赏荷,以诗 抒情,北宋的周邦彦有词云:"叶上初阳干 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三句写荷花 神态,动人心魄。

今人赏荷,以画意摄影,向古人致敬。 摄影家孙敏师法国画中的墨荷图,所表达 的意境,如周邦彦词一般,不加雕饰,又风 情万种。

---编者絮语





| 人间遐想

陈 瑶

十二年前,我在家附近的花鸟 市场买了一盆吊兰

吊兰是我随手挑的,看起来也

很普通。我买下它,只因为它能吸收 电脑辐射、净化室内空气。

十多年来,我对这盆吊兰并无 特殊照顾,且基本熟视无睹。偶尔给 它浇点水,偶尔将它搬到窗台上晒 晒太阳。多数时候,这盆吊兰就这样 静静地待在卧室电脑边的木凳上。

时光缓缓地流淌着。不知何时 起,我渐渐注意到了它的存在,渐渐 滋生出了一种莫名的情愫,一如那

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中年的我,面对各种挥之不去 的压力与进退维谷的矛盾纠葛,一 颗心逐渐不堪重负。无人可诉无事 想做时,我总是一个人躺在床上静 静地发呆,目光所及之处便是这盆 静默无声的吊兰

那天,我突然缓缓起身,坐到了 吊兰前,无声地看着它。窗外一阵微 风吹过,几片绿叶在风中轻轻颤动, 似一种无言的安慰。吊兰似乎读懂

了我的心,轻轻颤动的叶尖仿佛在 诉说着什么。

从此,我对这盆吊兰不再熟视 无睹。而这盆吊兰也渐渐成了我心 灵的一个避难所。我开始对它敞开 心中的各种情绪:忧伤的、孤独的、

吊兰不会说话,但一次次带给 我巨大的精神安慰。我对它的依恋, 也日久弥深。

委屈的、纠结的……

一天中午放学时,我突然想起 吊兰好像好几天没浇水了,就打了 个电话给儿子,让他帮忙浇点水。那 个周五的晚上,我下班一到家就去 看吊兰。可映入眼帘的,却是让我心 碎的一幕:吊兰的所有叶片都耷拉 着匍匐在盆的边缘,像是枯死了!我 瞬间如万箭穿心,对着儿子就是一 顿大吼:"是不是你浇水浇太多,把 它给淹死了?"儿子被我突如其来的 怒火吓得不知所措,惶恐地回答: "没……没有啊!"我继续吼叫:"那 为什么吊兰突然就成这样了?"儿子 大气都不敢出:"我也不知道……"

第二天一早,儿子就回了爷爷 奶奶家,爱人也去上班了。我一个人 对着这盆奄奄一息的吊兰,心急如 焚。我用颤抖的手托着吊兰耷拉的 软软的叶片,眼泪簌簌而下,情不自 禁地呼唤:"吊兰,你不要死,我求求 你不要死……"

我不知道植物是否有灵魂,是 否真的能听懂我的心声我的呼唤。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我一觉 醒来,突然发现吊兰原本匍匐着的 毫无生命力的叶片竟然神奇地竖立 了回来,重新焕发了生机!我如坠梦 中,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吊兰真的死而复生了!我禁不住热 泪盈眶,心中的激动无以言表。

我第一次从网上搜索如何养育 吊兰。我第一次知道,一盆吊兰的寿 命大约十几年,养几年后最好分株 繁殖。可是,我不会也不敢分株,我 担心分株失败让吊兰再次死去。此 外,我也不愿让这情有独钟的一盆 吊兰变成两盆或三盆。因此,我迟迟 下不了决心。爱人见我史无前例地

珍爱这盆吊兰,便提醒我说,吊兰时 间养久了,根系会缠绕在一起,很容 易枯死的。听了他的话,我的担忧又 多了几分。

可令我没想到的是,没多久,这 盆吊兰竟渐渐地变成了四小簇,就 像长了脚一般会自己移动位置,分 散在盆的四个角落。这样根系就不 会缠绕在一起了。我再次被它惊到: 莫非,这是一盆有灵性的不为世人 所知的吊兰仙子?

科学真的很难解释这盆吊兰的 生命力与神奇。回想自己养过的所有 植物,仙人球、芦荟、紫花地丁,养什 么就死什么。过去养过的所有植物在 我手里全都撑不过半年。可是这盆吊 兰,在我最初的熟视无睹中悄悄活了 十年,在死而复生后的今天,我还能 发现它不时冒出的嫩绿小新叶。

我无法再用言语表达自己此刻 无比复杂的心情。它让我对生命的 奥秘、对世间的情感有了更深更广 更复杂的体验。也许,冥冥之中上苍 早已安排好了我与它的缘分吧?

| 涉笔成趣

七夕节杂谈

钱国丹 (一级作家,有趣的老太太)

提起七夕,许多人会想起秦观那首 脍炙人口的《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

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

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有个词儿叫作"经典",现代人用得 随便,用得泛滥。其实,天下哪来这么多 的经典?倒是这《鹊桥仙》,可以算是经 典,尤其是最后两句。

七夕是中国的情人节,这个节日显 然和牛郎织女的故事有关。初中二年级 语文课本里那篇《牛郎织女》,我至今还 能背下来:"古时候有个孩子,爹妈都死 了,跟着哥哥嫂子过日子,哥哥嫂子待 他很不好,叫他吃剩饭,穿破衣裳,夜里 在牛棚里睡。他每天放牛,人们就叫他 牛郎……"

儿时的夏夜,只要天气晴好,父亲总 是把竹床搬到院子里,我们这帮娃娃们 就横七竖八躺在竹床上纳凉,大人们则 坐在一旁的竹椅上,一边打着扇子,一边 教我们认识星星。顺着他们的指向,我们 清清楚楚地看见了牛郎星、织女星,它们 之间隔着一条又长又宽的银河,银河里 那密密麻麻、明明灭灭的繁星,就像是银 河里细细的浪花。我们并不喜欢银河,因 为它,牛郎织女只能遥遥相望,极不容易 走到一起

牛郎星座又叫"扁担星",它是由一 条直线上的三颗星星组成,中间最亮的 那一颗就是痴情的牛郎。扁担两头是他 挑着的一双儿女。在牛郎星座面前,有一 个钝三角的星座,看起来活像一根弯弯 的短木,那就是架在牛脖子上的牛轭。而 对岸的织女星座,则是一个正三角形,其 中最亮的那一颗当然是织女了。她的旁 边有一个由四颗星星组成的菱形,那模 样颇像织女织布时抛出的一支梭子。

王母娘娘被人咒骂了千万年,她不 但用一根簪子划出了滔滔银河,把牛郎 和妻子儿女硬生生地分开;她还拆散了 七仙女和董永。我不知道这个老女人为 什么这么变态,对真挚、纯洁的爱情如此 深恶痛绝?

七夕节这一晚,天上的星星最为明 亮,最为繁多,仿佛都是为牛郎织女一年 一度的相逢张灯结彩。这一晚,天下的喜 鹊都忙坏了,它们全都冲上云霄,飞上高 天,全都集中到银河来了。千千万万的喜 鹊紧挨着、相挽着,搭起了结实的桥梁,让 牛郎织女步上桥头,相拥相会,互诉衷肠。

七月初七,好多地方把它叫作七巧 节。《红楼梦》里王熙凤的女儿是七月初 七生的,就取名叫"巧姐";有部电影叫 《刘巧儿》,新凤霞演的,很有名;前些年 一部电视剧的女主角叫七巧,好像是张 爱玲的小说改编的。她们都和七月初七 有关,确切地说,这些女孩全是在这个日 子降临到这个世上的。

两个七碰在一起叫七巧,"七""乞" 同音,这日子也叫"乞巧"。在男耕女织的 社会里,织女应该是能纺善织的妇女典 范,凡间的女孩子为了掌握这些技巧,必 得虔诚地向织女求教。所以在七夕之夜, 我们就在庭院里摆上点心瓜果,燃香焚 烛,对着织女星三跪三拜,祈求她把巧妙 的技艺传授给我们。

当然,女孩们祈求的更有美丽的爱 情,幸福的婚姻。女人是为爱情而活的, 她们盼望找到个如意郎君,盼望至死不

这一天,还有一些浪漫活动。白目 里,女人们采撷了许多木槿叶,捣汁搓洗 头发,那头发便洗得又黑又亮;夜晚,少 女们就摘取很多凤仙花朵儿,捣成浆去 染十个指甲,所以就有"要染纤纤红指 甲,深夜闻捣凤仙花"的佳句。

中国之大,民族之多,习俗也各不相 同。听说七月初七这天有种巧花的,做巧 菜的,吃巧食的。我们家乡这一天就是要 做"巧饼"和"巧人"的。所谓"巧人",就是用 大米磨成的米粉,放点红糖,捏成两个指 头大小的一男一女形状,再在锅里烙熟。

这个习俗还得退回到端午说起。端 午节,女孩子们做香囊、做粽子(指丝线 扎的、穿着彩珠、挂着流苏的那种),稀奇 的是,我们还得编一种"巧绳",用七根七 彩丝线,一头打个结,拿一根粗针穿上, 然后把一根根丝线分开,分别在针上绕 个扣儿,若是一路绕下去,就是根螺旋形 盘旋向上的巧绳,若是一个回合向左绕, 一个回合向右绕,那巧绳儿就一波一浪 一折一回,同样往上递增;还有把巧绳打 出莲心,打出枣眼花样的,就看哪家的女 孩更聪明更巧手了。

端午节那天,家家户户的巧女们,把 编好的巧绳系在女孩手腕上,祈愿女孩 将来能成为巧手。这巧绳在腕上一系就 是两个月零二天,中间不许拿下。直到七 月初七这一天,才把绳结剪开,把巧绳和 "巧饼、巧人"扎在一起,扔到屋背。有人 说,这是祝福牛郎织女永浴爱河,永不分 开;也有人说,"巧饼、巧人"是慰劳喜鹊 们的,让喜鹊补足卡路里、补足能量,精 力充沛地把鹊桥搭得更快更美更结实。